



本朝  
系年傳

卷末



辛酉

目

及





四十 鎌倉孝子

五曜文庫

副元帥北條相州禪門之士人某記闕有母性至躁急一日暴怒將毆士人誤倒於地身少覺痛士人謝罪母不勝其怒往白禪門曰我子毆我今倒於地禪門驚問士人士人曰誰為此言禪門曰汝母之所訴也士人輒引咎不辨禪門以為不孝甚矣即當流刑母聞之而心憂又往白禪門曰前言乃老婦為怒氣所汨而失之也實則我子不毆我我將毆彼誤倒於地彼不罪



願宥流刑言訖投淚禪門笑曰士人謂之曰汝  
不毆母何自誣乎士人答曰母已言爲小人所  
毆小人若曰不然恐使母有妄誕之誦故受其  
罪禪門嘉歎不輟自謂得人因增其秩終身寵  
遇云 沙石集

贊

幹母之蠱不可堅貞屈已下意受罪枉情  
若人難得惟有茲士寄語人子百世應軌  
論

忠臣出孝子之門禪門喜其得人允當夫  
執政者以得人爲先今舉此人於家而厚  
遇之則天下孝廉之士莫不歸心安獲不  
似燕王之從郭隗始哉北條氏之累代囊  
括宇內也宜





五十 本間資忠

資忠號源内兵衛相州人本間九郎資貞之子也正慶癸酉之亂從父於赤坂之役往至攝州與東軍八萬餘騎屯於天王寺其帥阿曾氏令諸軍曰攻戰宜待兩日之後諸軍守之資貞不顧令潛出其營獨與人見四郎入道恩阿相俱先登死于赤坂城資忠聞之深憾其不相隨欲追而死于彼有人諫曰凡士之先人而戰死也不翅自行其義且期子孫之榮九郎不告死於



汝豈无意哉若乃同死大悼父志汝宜念茲資  
忠伴諾其人出急乃擐甲執兵先詣上宮太子  
影堂以禱見父于冥府且作倭歌一首刺血以  
書之石華表下其詞云待天暫之子乎思布聞  
耳迷羅無六乃街道志留邊世牟相模國住  
人本間九郎資貞之嫡子源内兵衛資忠生年  
十八歲枕父屍骸同死戰場畢此率之馳至赤  
坂叩城門言曰我是今且所死此城之本間九  
郎之子也父不使我知故不相隨我无勝其恨

願入城門殞命於父之死處以事父于幽途城  
卒暇其單騎且无後援啓門入之資忠欣然突  
入與五十餘人相搏擊竟死于父之死處

太平記

贊

甚哉慕父暫不化離惟生惟死以身相隨  
勇力大震倭歌又奇一首血書百世淚碑

論

或曰資忠之死進不進軍令退絕父之後



忠孝其足稱乎曰昔晉下壺與蘇峻戰而  
 死二子眡肝相隨見害宋秦傳序亦死于  
 李順之亂其子與求父屍竟死此類當時  
 莫不稱孝如資忠之死忠姑舍是於孝則  
 豈讓下秦之子哉大抵本朝人之以戰  
 死也為君者如牛毛為父者似麟角為君  
 者或欲成名為父者孝而已矣此論足以  
 慰貞魂於地下歟





六十 大藏右馬頭賴房

文中源大樹尊氏將與新田義宗義興戰于武州石堂四郎入道諱義房與三浦葦名二階堂等共有隱謀皆謂於明且接戰之際倒戈以擊大樹議定然後石堂密告諸其子大藏右馬頭賴房賴房大驚諫父甚切父曰既與人約安獲獨已賴房惘然而退直入營中白大樹曰三浦葦名等欲負幕下臣父黨之請急為之備臣雖甚恐不孝之罪而義不當不言也幕下若以

臣言為有微忠幸滿臣願所願非他早斬臣首而貫臣父何太恩加之大樹墮淚曰子之此忠之可感喜曷止一世至我子孫亦令勿忘我必不誅入道子勿以介意因急遣兵於三浦等軍不問石堂三浦等潰散其後賴房使仁木義長言大樹曰幕下不殺臣父其德无可以報臣願自殺以贖父罪義長以告大樹不允令義長深制之賴房聽命至於大樹得志之後石堂入道尚无恙

太平記評



贊

私恩公義寧无重輕典廐權之獲其衡平  
矧請已死卒使父生放海孝德貫日忠誠

論

仲尼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賴房不隱於理如悖然事有若是之順者  
何也蓋所謂得變之正者歟如不告而娶  
之事聖人亦不得已何悖理之有所以事  
順也或問春秋時楚有弃疾唐德宗朝有

李璿 本邦又有伊藤次郎祐親子九郎  
祐清及小田原北條氏之侍臣松田左馬  
助等皆告其父之反於主俾主不危殆不  
亦義乎與夫賴房優劣如何曰賴房此事  
一舉有三得令君避難令父免死令已无  
故非是精誠感天動人得哉弃疾李璿且  
措焉伊藤松田雖能知不以私恩害公義  
而其用心也不盡矣宜其迹之不能步驟  
於賴房也譬如玳瑁與玉非不似也豈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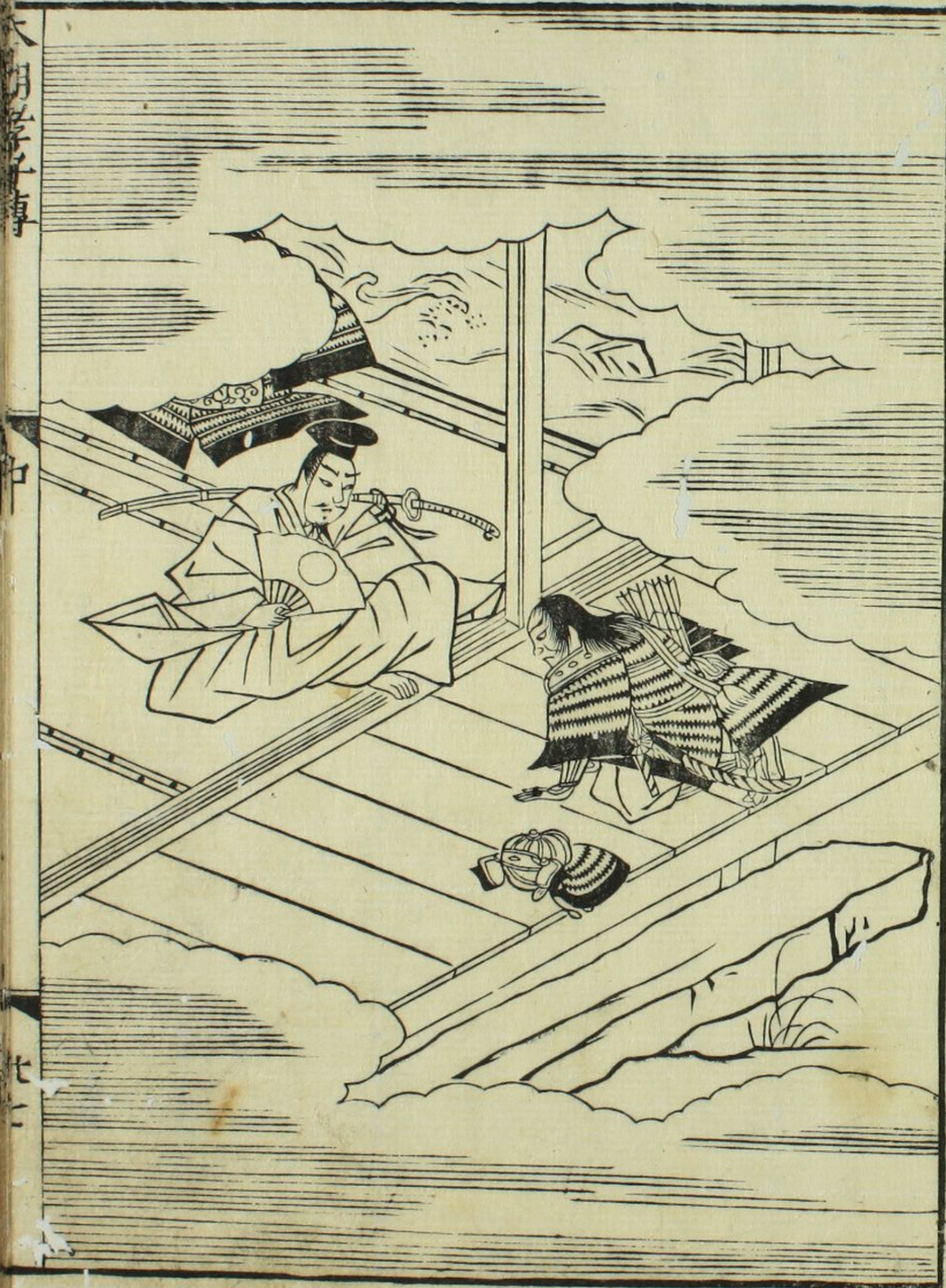


以是非哉誰謂忠孝難兩全矣賴房是其人也又問源為義叛保元帝帝使其子義朝殺之義朝不辭此是大義滅親之謂歟曰惡是何言也所謂大義滅親者君子為衛石碏殺其子厚于陳而言非以弑父言也竊惟保元之亂義朝有功若以已死贖父罪如彼賴房相似官家曷无恕宥惟誇功貪賞之意勝而視父猶塗人忽然弑之以媚其上諒是五刑三千莫大焉之罪人

也天討有罪孽豈可追為義死後未幾義朝與平氏戰不勝遁至尾州為其下忠致所弑梟首於京師男子尤多義平朝長義圓範賴義經等也此數者无一人之得其死至女子亦然獨賴朝雖幸得志而世傳不令其終東鑑闕卒月不書地不書葬可證焉賴朝子賴家為弟實朝之所殺實朝又為姪公曉之所刺公曉亦死遂使藤氏續其業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作



備者且猶然宜乎義朝俾子孫至於此也  
 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此之謂乎





七十 楠帶刀正行

帶刀正行者河州廷尉楠正成之長子也建武  
 三年夏五月足利尊氏自將西兵數十萬騎既  
 軍攝州新田左中將對之主上使正成往援中  
 將正成豫知事不可濟決死赴之正行年十又  
 三從父出洛抵櫻井驛正成乃使正行從此反  
 于河州因命之曰獅子生而三日能學其父汝  
 已踰十歲我之此言宜服膺而勿失也我若死  
 天下卒歸尊氏當其時也不容苟為保身有降

於彼必須忠死是汝之大孝也言訖泣而訣矣  
 同月二十五日正成果死于兵庫尊氏憫之送  
 首於其家正行與母視之不勝憂慙拔刀欲以  
 自殺母制之謂曰嗚呼汝是過矣廷尉俾汝歸  
 自櫻井汝謂何為不曰幸得成人當擊賊臣授  
 命於君乎若其不能然而與夫經於溝瀆者相  
 似不孝孰大焉正行哭而止自後嬉戲常陳弓  
 劍設軍容作追北之勢則言是追將軍之兵為  
 斬首之戲亦言我獲朝敵之頭既長先督累代



之即從五百餘騎軍于住吉天王寺戎陣整齊  
 號令明肅僉曰不墜家聲進擊細川陸奥守顯  
 氏三千之兵於藤井寺大克之次與山名伊豆  
 守時氏等兵六千戰於住吉又大克之按此一書  
 潛師以襲尊氏尊氏被創踰牆而逃其妻為亂  
 兵所殺此事不見太平記記者蓋諱之歟  
 氏震懼因使執政武藏守高師直及師泰伐之  
 兩將之兵凡八萬嗶嗶既發北京正行乃率三  
 千騎接戰于四條繩手兵勢甚銳所向无前北  
 軍秋山大草居野等并其黨之精兵若干百騎

先死之次武田伊豆守七百餘騎大半又死之  
 次細川阿波將監清氏五百餘騎次仁木左京  
 大夫賴章七百餘騎次千葉宇都宮氏五百餘  
 騎次細川讚岐守賴春等七千騎各汗怒馬摧  
 銛鋒正行歷歷與之相當鷹揚虎猛北兵敗  
 不支鳥驚魚散死傷不可枚舉走者相騰踐或  
 過八幡或入都門師直危甚上山六郎誑正行  
 自稱師直以死救師直急也正行獲其首大悅  
 既而聞師直猶在怒而又進高幡磨守之左右



五十餘人一時死之師直事愈急時有紫陽人須須木四郎者其射巧力俱出等夷累射正行中之者五矢入身皆深哀哉痛乎正行將殪然猶惡其死於敵人之手乃攜家弟正時與之相刺而絕年僅二十有五實正平四年北朝貞和五年也春正月五日也天下識與不識靡不霑淚

太平記

贊

事繼志於孝豈微方幼雌伏及時雄飛

堅若朽視死如歸四條原上疇不露衣

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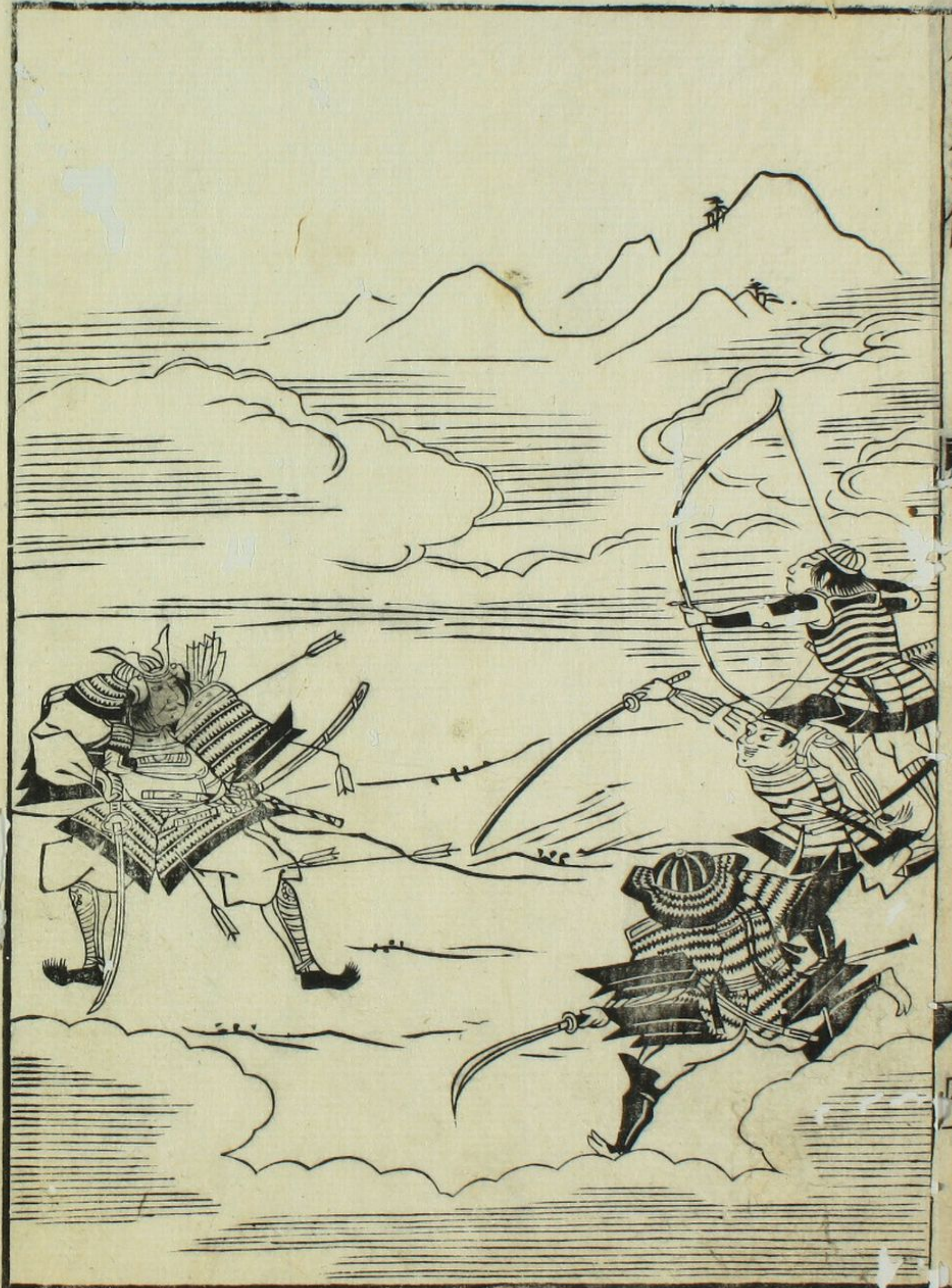
或曰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然挑戰所以功不成也寧遲緩數年須當待南軍殷給之秋而運王業恢復之籌奈何徒犯在闕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廷尉志豈其繼之云乎曰不然蓋天下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正行其如勢何當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



南朝不啻鄒楚况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  
內之士歸心於南軍者十之二乎正行  
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  
不幸卧蓐雖悔无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  
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皆可謂  
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成敗天  
也當為之事既在乎前豈可豫憂其不成  
遂輟以俟後日哉殊不知廷尉已知先帝  
之事不可濟焉斷然授命於兵庫便是以

身先之也正行此舉若曰非以繼志是非  
知正行者





八十 尤衛門佐氏賴

尤衛門佐氏賴者尾張修理太夫人道道朝之嫡子也為人孝順略通經史洞達兵道時人以為國器大樹義詮亦寵異之唯父道朝偏愛其庶子治部大輔義將欲使其代已以執政柄繇是常譖氏賴於大樹氏賴雖素知之而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公私外內惟命之從一日氏賴會親故於已宅語之曰吾雖要勵忠孝以得君父之悅然資質庸駑竟无所成吾聞知子无如父



入道之不愛我也允宜自今之後若有大過必  
辱入道延及祖先不孝孰大焉不如歸心釋門  
晦迹山林其後未幾出家遂如所言時年三十  
四其妻乃佐佐木入道道譽之女也生男女各  
二人氏賴棄之不顧往在紀之高野山斷髮易  
服更名心勝大樹深惜其才數遣使以慰之欲  
其還京也氏賴以為煩潛出高野隱于野之下  
州一荒山大樹不措尚使鎌倉元帥基氏勸其  
還京不聽後來天下咸言氏賴之不出山者惡

其父道朝之無道也氏賴聞之有蹙既而幡然  
改曰以我不出故使非毀父於中外是天地之  
一罪人也盍出矣乎因請基氏使言大樹曰臣  
宜出山所深望者決无政務爵祿之命大樹許  
諾然後方出所以為斯言者蓋避其代父陵弟  
之嫌也故雖還京而不常在京數往居若狹國  
其意又惟在安父心而已矣而身終不廢僧律  
後復歸山云

太平記評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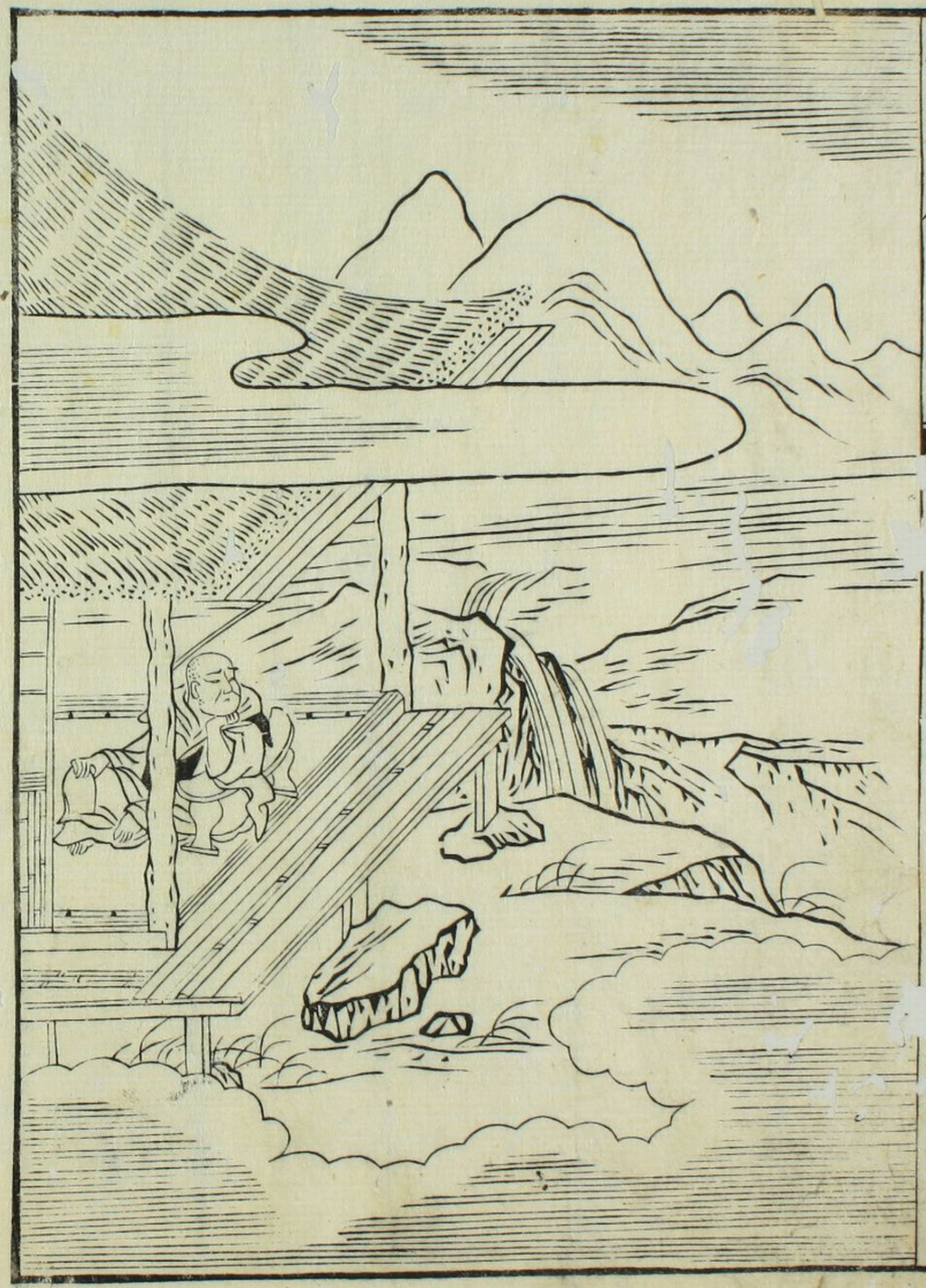
孤竹之遜荆蠻之逃聖心未清至德山高  
繫我氏賴亦豈無述往轍雖邈略以迪率

論

自從佛法入於吾邦謝世辭俗者莫不  
由其道既由其道則莫不遺其親苟不能  
遺其親則自謂未得其道人亦笑以為无  
道心故一事佛於山林者雖有父兄之難  
亦不敢顧力溺空寂氏賴即是其人而今  
為父輒出山來何耶蓋渠雖不得已而歸

釋流而其心幸未失人之所以為人者是  
以不能全然遺其親焉那慣彼果於不出  
者哉故竊謂今之挂冠投簪者縱高且明  
其入可及也其出不可及也





九十 武州孝子

武州某鄉有二人記關一富一貧クヒトハ執交尤厚カハ老

而皆死二家之子又相親愛一夕貧家夢亡親

來告曰我昔借物若干許於富家未還而死於

心不安願汝償之已謹諾翌早惕然自謂我不

嘗知父之有這舊債至此不償可為无罪哉今

承嚴命不可宿誥急乃營求以還物於富家如

數且告之以夢中之命富家卻之曰吾父語吾

不以此事其志不得而知今父在幽府不可往



問又不可輸此物於父所我不可自恣用之於  
家然則我无可如之何故不受貧家哀哀數請  
其受不聽計无所出因之鎌倉白事于官府且  
泣曰亡父之命也深願使我友其受此物執事  
者乃召富家強令受之富家又不肯曰云云兩  
人相讓不決觀者流涕官府因使一人同用此  
物以作佛事追資兩父之冥福云

沙石集

贊

昔呂原明聞相讓金無好人語知其可箴

况爾此舉為親盡心因嗟若人罕見于今

論

夢多是妄故真人无之惟愚者認妄為真  
故曰癡人之前夢不可說如武州人之夢  
真妄如何曰真人无夢是乃莊周之說話  
而非聖經之所言也詩詠吉夢之祥禮建  
占夢之官且聞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  
去堯夢攀天而上舜夢眉長與髮等孔子  
夢奠於兩楹之間加旃殷高之良弼周武



之九齡晉侯之黃熊宋君之神龜等類豈  
 悉可與夫黃梁槐安之流同歸於妄也哉  
 矧父子本一氣理不當不感通善哉武人  
 之夢父而信之之至也昔者掃部頭大江  
 佐國之予某夢見佐國化蝶遽翔乎花園  
 自後常用蜜水澆花以待群蝶事雖近戲  
 而其事亡之至情既已不忍以夢為夢則  
 平日之所自盡可知也是與武人此事同  
 日之譚歟余有思于此父母之遺囑面命

豈妄於夢世間或有違之而恬无所思者  
 烏厚孝否相去之遠曷臻茲乎



十二 養母孝僧

孝僧不知何許人名亦不傳寺院蓋在雒外養  
 老母於院側身雖甚貧奉之至厚母性嗜生魚  
 无生魚食不下咽孝僧雖重毗尼而天性之至  
 愛不能自已私常買魚為饌會白川院下詔顛  
 然禁遏屠殺採捕於天下爾來无由買魚母頗  
 絕食孝僧不忍束手以待其斃往立河洲數窺  
 魚鰕之便迫於情者不懼於法卒乃捕得二小  
 鮮于河中吏偶視之執僧拘繫并魚以送於官

本朝孝子傳





觀者皆靡不深惡其以沙門犯是大禁既而鞠  
罪僧汪然出涕曰有母山病素嗜生魚无生魚  
則不食我其一子而无菴功強近之親是以我  
雖為僧不得不曲從其所好今以令嚴无由求  
魚母不顧食死期幾迫我乃視之處身无地狂  
走入水終日而獲一魚身犯大禁兼破僧戒罪  
固當死請早被刑但所切冀者有一焉此魚雖  
放不可復活若得饋之吾母聞食一下咽然後  
就死實是抱皇恩之重以取滅也何怨之有聽

是言者无貴无賤而不戲歎太上皇矜嘆殊深  
因是不惟原其罪反賜金帛使以歸寺侍養於  
母且勅之曰他日若有乏養宜言於官

著聞集

贊

官家禁殺鴈無魚鰕聞茲梵刹云如之何  
因犯嚴令親漁于河事若非孝寧浴恩波

論

有客來讀是編至此艷然曰浮屠以出家



本朝孝子傳  
捐親爲道雖間或有不遺其父母者畢竟  
是棄恩之人是編何采之以滋人或乎余  
答之曰佛亦說孝其徒那无孝子客曰噫  
无乃爾是過與佛雖說孝其所務惟在令  
父母人已道而於愛養則不敢屑意是以  
其徒之視其父母多皆若視越人之肥  
瘠不亦悖乎夫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善  
事父母之大節目養體養志致愛致敬是  
也凡爲人子者先有是四者而後方當以

言入道曾子之言論父母於道也以先意  
承志爲之先者可見烏忍自始至終自本  
至末唯道是勉而他則澹然无所顧哉渠  
能忍之所以得罪於名教也而自以爲此  
真實之報也爾亦反以是爲孝歟余曰非  
敢以是爲孝第以斯孝僧之行爲孝也已  
其爲行也不特能養能愛爲親忘其身臨  
死不變志今想其人而原其情則不覺泣  
數行下是釋流之凡輩孝門之達士身雖



在方外實則名教中之人我安得不許以  
孝哉客曰能養能愛忘身臨死誠若可以  
爲孝奈其猶未免虧體絕嗣何余曰昔或  
問朱晦翁曰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  
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裹  
屍之禍乃口禍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  
无亦取其一節耶翁曰采葑采菲无以下  
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是論此  
則斯僧雖未知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亦

余有以采於是編之所据也







本朝孝子傳

本朝孝子傳卷中終



